

散文

## 追风筝的人

宗泽宁

我的家乡在新疆的一个边陲小镇,那里没有高楼大厦,也没有繁华喧嚣,有的只是祥和平静。小镇地处新疆塔城地区“老风口”下游,常年刮风成了当地一大特色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家乡的风似乎从未停过,它总是悄然而来,又走得悄无声息,似一位顽皮少女,一番嬉闹过后,扬长而去。“呼呼”的风声就这样伴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。

没有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,也没有亦真亦幻的网络游戏,那时的娱乐方式,我跟弟弟最喜欢的就是放风筝。

周末,我俩清晨就起床开始准备,绑风筝、缠线圈,而后跑到学校操场。我拿着风筝线轴,弟弟双手高举着风筝,两人一边跑一边嘴里数着“1、2、3!”

“放!”听到我的指令,弟弟松开双手,风筝腾空而起。

“要是风再大点就好了。”弟弟望着摇摇欲坠的风筝,有些担心。

我看出了弟弟的忧虑,将线轴递入他的手中:“不要担心,我教你怎么控制风筝,你拿好线轴,拉好线,跟我一起向前跑。相信我,风筝会飞起来的。”

弟弟点点头,跟我一起奔跑起来,两人一前一后,身后被朝阳拉长的影子,也在此刻融为一体。

我们奋力地奔跑,风筝越飞越高。“哥!风筝真的飞起来了!快来一阵风,让咱们的风筝飞得更高吧。”弟弟高兴地喊着。

风儿仿佛听到了弟弟的话,忽地一阵劲风吹来,风筝随风摇曳而上。弟弟借风势迅速放长风筝线,风筝渐入高空,似要冲破云霄。

“太好了,风筝飞得真高呀!”弟弟望着飞舞的风筝,连连叫好。

风筝越飞越高,线轴不停转动,一根纤细的风筝线,一头牵引着高飞的风筝,一头缠绕着我们的手足情。一轮线轴,一个风筝,成为我们儿时最简单却又最难忘的快乐。

去年夏天再次踏上故土,来到曾经风筝飞扬的地方,人群熙攘,风筝依旧,只是放风筝的人不再是我们兄弟。或许是触景生情,那些跟弟弟一起放风筝难忘的快乐情景不禁浮现眼前,历历在目。

转眼间,十余载光阴流逝,如今的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,聚少离多的日子里,曾经手中的风筝线早已变成了“电话线”,聊聊工作中的趣事,说说生活里的琐事,彼此互诉心声。

翩翩似蝶的风筝,在那最纯真年代,见证了我们最真挚的感情,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。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风筝,带着我们的梦想与希望,飞向那片蔚蓝的天空。 (作者来自塔河炼化)

## 在戈壁上与钻塔共舞

李知聪

卡车轰鸣作响,一车车满载设备的车辆从TH121120CH井搬迁现场出发,跨过茫茫戈壁驶向新的井场。

“嘿!老李!”一位吊车司机挥了挥手,同50627JH钻井队队长李爱军打起招呼来。

“你们不是江汉钻井70633队吗,这次一看怎么成50627队了,几年没见,要不是还有些熟面孔,我都没敢认。”

“兄弟还是这些嘛,你也没怎么变,就是更黑了。”

江汉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50627JH钻井队是原70633JH钻井队的老班底,2007年进入西北油田塔河市场,是江汉钻井最早一批进入西北工区施工的队伍,先后改过几次番号,2023年3月改编为50627JH钻井队。

番号在变化,设备在调整,人员在流动,但也有一群人,一直留在西北,队长李爱军、副队长潘愿华、司钻徐杰、工长郭晓斌、司机长曾庆炎、泥浆组长鲁新贺……这些江汉钻井人扎根戈壁,始终守着这支队伍。

16年的时光转瞬即逝,队伍一直在塔河辗转打井,伴随着高耸的钻塔,穿越戈壁的冬日风雪与夏日酷暑。

干燥和荒凉是戈壁的底色,有老家在南方的员工不适应新疆当地的气候,到井场头几天冒鼻血,擦的鼻涕也带血丝。风沙大,紫外线强,工作久了,给围着钻塔转的石油人留下戈壁的印痕,也成了黝黑的西北汉子。

“说一千、道一万,不如实际做一遍。”曾经追着师傅请教的井架工李爱军,现在已经当上了钻井队长,他喜欢把当年师傅常念叨自己的话再说给新员工听。

塔河工区钻井施工周期短,时间紧、任务重,加上路途颠簸劳累,单井几个月的施工里,队员们很少离开工区。他们从相似的戈壁迁到一处又一处,感到寂寞的时候,伴着轰隆作响的电机声,有人喊响号子、唱起歌来,就有人默契小声和着。简单而重复的工作,他们干得有滋有味。

“队上多是扎在戈壁里的老钻井,我和队长两个人加起来就有一百岁了,钻井干了半辈子,总也不服输,想着要给年轻人带好头。”党支部书记张东锋感触颇深。

随着新鲜血液的汇入、设备更迭,崭新的50627JH钻井队再出发,2023年里连续荣获西北油田分公司三次优质工程、两面流动红旗。

塔河的冬寒冷而漫长,石油人的心却是火热的。江汉钻井飘扬的旗帜下,红工衣们围绕着钻塔忙碌,一如五千多个日夜,在戈壁上与钻塔共舞。

(作者来自江汉石油工程)

## 春天到了，在戈壁上散步（外一首）

马行

春天到了,我西行千里  
来到我的勘探队,来到戈壁上  
傍晚,我习惯一个人  
在戈壁上散步  
有时还叫上一两位工友  
不必有方向,也不需要路  
只需漫无目的地走  
身边大大小小的石头多么友好  
在风中或坐或卧  
像少年时旧友,像走散的恋人  
走着走着,如果足够幸运,会遇到戈壁王  
以及透明的孤独

### 沙漠气田的春天

八百里大漠,春天来了不知道  
三千里黄沙,春天走了也不知道  
其实,大风的呼啸,流沙的呜咽  
本就是春天在哭泣

找不到春天,就以孤独和荒凉为材料  
在大漠腹地制造一个春天  
我们在沙山上钻探水井  
我们必须把一粒粒黄沙的梦变成流水

我们在沙山下种植草木  
我们必须让沙漠气田拥有爱与幸福  
春天啊,职工公寓楼前的红柳枝上  
终于绽放小花儿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春日里的加油站

陈鸣启 摄

### 图克的春

毛新莲

一路往北出发,一直走到大漠北  
这里是风决定天空颜色的地方  
而煤化工人在珍贵的岁月里劳作  
黑色的煤,白色的聚烯烃  
路边摇曳的红柳,匆匆的脚步  
四处张望的野兔,风沙中的坚守  
这样的情景和中天煤化工人,多么相宜

煤化工人在每一个清晨  
来往于装置与装置之间  
偶抬头会看见天空飞过的孤雁  
会在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  
想起牡丹盛开的故乡

而当煤化工人立于旷野之地  
与管廊纵横的生产装置日夜守望  
占据他们记忆的景象依然是  
青春与热爱浇筑的管廊塔架  
漆黑燃烧的煤和晶莹的聚烯烃  
他们歌唱黑色与白色的果实  
深怀希望的煤化工人最是深情

(作者来自长城能化)

### 迎春花

魏 龙

坐憩元坝山垭  
欣赏霞光中的井架  
凝视得久  
它就成了熠熠生辉的金塔

撷一朵鲜黄的迎春花  
插在过山风的发髻  
把红嘴蓝鹊的欢叫  
播撒在对山的坡下

落日同心  
随钻铤随黄昏随奔腾而来的骏马  
一起慢慢沉入  
海相礁滩的晚霞  
(作者来自西南油气分公司)

### 春天的故事

刘贵娟

从一场细雨开始  
从一声鸟鸣开始  
从一朵初蕊开始  
蓬勃的春天,悄悄萌芽

广袤的原野上,林立的采油树  
浩瀚的沙漠中,高耸的钻塔  
黎明或黄昏的光线中  
忙碌着的石油工人  
是春天最绚烂的一抹亮色  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

## 我们

现在是现在、过去与未来,我选择未来。

散文

向荒原深处。

若是下雪了,又碰巧是在傍晚的巡检路上,漫天的雪花洋洋洒洒,在光影映照下,如梦如幻。

大学毕业分到这里,第一次去荒原巡检,我还偷偷地流过泪。那时候总觉得荒原太大,大得让心空空的,没有一点着落。可是,如果你在这里生活了20年,这里的一切竟然会用美好填满你的记忆。

那些如花般的女工,静静地放在荒原。如铁塔般的汉子,把汗水默默洒在这片土地。岁月带走了年轻的容颜,却沉淀下最真挚的情感。

20多年,我熟悉了巡检路上的每一条小路,每一株小草。我又是从什么时候,真正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呢?

#### 我的工友们

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中国石化劳模、胜利油田劳模。

比如李峰,连续三年都是油田的劳模。

李峰的绝活是爬杆儿。单位的人都知道,为练就过硬的爬杆技术,他在电线杆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,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练就是几十遍,全身衣服从里到外都被汗水浸透。直到现在,李峰还坚持运动。他说,身体不强壮,抢修这种关键时刻,动作要领就会变形。

再比如袁辉,是油田创新创效标兵。袁辉可真够黑的。说到黑,难免让人想到唐朝猛将尉迟恭,想到三国的猛张飞,想到

#### 情满荒原

荒原苍茫辽阔,四季分明。这里的春天短暂而明丽,当你刚刚感受到春的气息时,初夏的热风就会扑面而来。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。我和工友每年3月都会种下耐碱耐旱的树种。

虽然在海风的摧残下,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,可一到春天,我们仍在春风中种下树苗。终于,当荒原上、渤海边,一株株绿色小树在注视中生根发芽时,我知道,那是对石油人热爱自然的奖励。

荒原的夏天漫长而炎热,外出巡线时最难忍受的还是草从里的长脚蚊子,它的喙会刺透厚厚的衣物,不吸个肚子滚圆绝不撒嘴。每次外出时,我们要把全身上下捂得密不透风,在裸露出来的地方狂喷上药水,即便如此仍频频中招。

荒原的秋天来得急切,一阵阵风秋雨吹拂下,萧瑟大地显露出微凉寒意,芦花飘雪,红黄相融。

其实,我最喜欢的是冬天的荒原,雪落无声,给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棉盖。雪后的原野是那般寂静,充满着水墨画中的意境美。这时,身穿红色工衣的石油人就如一朵朵盛开的花朵,行走其间、点缀其间,给荒原平添了许多的灵动和生机。

四季的荒原,见证着我们的成长,也默默地看着我们走过岁月,变得不再年轻。

我的朋友、同事,大都生活在这里。在这片荒原上,两点一线奔波。在这里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不停地忙碌着,只有呼啸的风、流动的云和绵延的荒原默默陪伴着我们。

活在荒原,苦多,但快乐更多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吧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